



왕을 찾아서
尋覓王者

〔韩〕成硕济 著 金莲兰 译

文出版社

왕 尋
을 覓
찾 王
아 者
서 者

〔韩〕成硕济 著
金莲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觅王者 / (韩)成硕济著;金莲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327-6964-3

I. ①寻… II. ①成…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2379 号

Finding the 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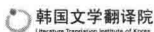
by Song Sokze

Copyright © Song Sokze,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rp.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韩国文学翻译院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图字: 09-2014-819 号

寻觅王者

[韩]成硕济 著 金莲兰 译

策划/陈一新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7-5327-6964-3/I·4216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谨把此书献给我的朋友,特别是 C. P. J

马沙奥。

现在，我要去见他。

我心中的始生代——支配最古老的领土的永恒的王。如同岁月流逝，回忆仍存，马沙奥统治的土地至今留存在我的心中。那块土地上的一切，仿佛地老天荒、淹没在岁月风尘中的陈年旧书里的黑色的活字，坚硬平坦地镶嵌在那里。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个，而是马沙奥死了！终于、终究、终归，到了时候，安息终于降临到他的肉身。

我现在正去找马沙奥，因为他死了。

曾几何时，他堪称是地上最强大的汉子。曾几何时，他是这块土地上备受穷苦和不义、不平等折磨的人们希望的存在。一段岁月里，他曾经是孩子们的偶像，君临在成年人头上的大王。那段岁月里，他被荣耀的光环簇拥着，几乎让人怀疑是否是人生下来的。

马沙奥——

而今，我却为了见他，前往布置在生与死境界线上的灵堂。

真的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我并没有惊慌。这就是说听到通报他的噩耗的电话时，我并没有像漫画主人公般大惊失色、尖叫哀鸣。埋怨空调太次，无谓地把窗户开关多次，这可能是我唯一不同于往常的地方了吧。其实，这台空调才买没几天，要怪只能怪如火如荼的酷热，可话又说回来了，大夏天的要是不热那才叫怪呢。不管怎样，要说不同只有这个了。仅此而已。却原来，我心中的他已然死去多年。

我想，朴载天不会是单单为了通报马沙奥之死才跟我联络的。我不信，载天生怕我听不到马沙奥的死讯，无法出席葬礼而亲切地、特意地通知了我。即令我身处天涯海角，离马沙奥的死讯最远最远，有朝一日总会有人把这消息传给我的吧。

载天不会不知道这个。可是，竟然就是他，在阔别多年之后，像重回诺亚方舟的鸽子，衔着马沙奥的死讯，款款飞向我。我没有问他，我的电话号码，你是怎么知道的？要说躲藏、逃跑是我的特长，搜索追捕则是载天的专长嘛。不管怎样，载天就像昨天刚刚通过电话，随意地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故意卖关子，慢吞吞地说“老大哥走了”。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地界”，载天称呼老大哥的，世上仅有一人，所以我也没问他指的是什么人。

“你得过来呀？”

载天的嗓音非常夸张，酷肖人们目送着曾经挥舞无所不为的权力、在密室中了心腹部下的枪倒下的某个独裁者的葬礼行列发

出的哭声。其实人们心里更纳闷的应该另有一样，就是独裁者的最后瞬间，陪伴在他身边的女郎们是谁吧。

其实，我跟马沙奥非亲非故，说亲密关系更谈不上。可是，他在我们地区就像是太阳、就像是月亮，但凡地区的居民没有一个离得开他。在他生前，他不在的场合大部分当地人都装得像他的亲戚、兄弟、朋友、同事或后辈似的，以这样的身份行动和说话。我当然也未能免俗。

身为一个时代平凡的一员，想要尽力跟支配那个时代的人物沾上点关系，这种冲动该是难以抑制的吧。同样，要是跟那个人有缘分，哪怕是一点点，把它埋在心底不张扬也是极难极难的吧。难道，相隔这么多年让我偿还当年这种幼稚行为的旧债吗？

那么，马沙奥和我的缘分又是什么呢？曾经做过一段时间邻居吗？要是一一应付这么点缘分，我一年不知道该回那里多少次。可是，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居然一次都没回过老家。于是，我就用无所谓、不当回事的态度反问道：“去是要去的吧。哪天发丧？”

“明天，来吧。”

载天用其特有的断定式的语法说完自己想说的，就撂下了电话。那嘟嘟的信号音当中，仿佛夹杂着咻咻的风声。我一时陷入错觉当中，感到那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

去是要去的，去是要去的。觉得自己无意中说出这样的话，接连击打自己的后脑勺。是啊，是该送他上路啊，不管是在心中早

已死去还是刚刚死去，该送走的人还是要送送的吧。

可是，一旦打定主意要去，心口却莫名地狂跳起来。心口跳动的节拍，开始是四分之四拍进行曲风格，旋即变成了四分之三拍舞曲状，然后就不管什么节不节拍地调理人般肆意地狂跳起来。唉，我要是不去，我先得因我的心口而死吧。

于是，我就朝着马沙奥走去。穿着跟夏天这度假季节不相称的黑色的西装，乘着被雨水打湿的衣裳般邈邈的大巴。

我搭乘的大巴，是一半路程行驶在高速公路、一半行驶在国道的折中型巴士，驾驶席上却贴着“高速直达”的标牌。大巴在高速公路风风光光行驶了一阵，就拐进了国道，坑坑洼洼的公路颠簸不已。从城市到我老家的路段，多有山和溪谷。度假的人们乘坐的车辆太多了，公路开始塞车，大巴只得缓慢爬行。可是，我却感到比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舒心得多，被高速弄皱的心头的皱纹也在一点点熨开。俄顷，大巴啞啞停下来了。又堵住了。在被快速驯化了的人们心中，慢速简直不是速度。

速度这个词具有双重意思。快的程度，还有在一定时间内运动中的物体移动的距离。而快速则有着迷醉和上瘾性。可是，我们的语言中却没有丈量慢的程度的“慢度”，也没有“争慢”这个词。只是有着“懒猴”这种指称动作极其缓慢的动物的称谓。因为没有争慢，也就没有它所包含的一切，包括死亡和忘却等。

可是，世界上却是应有所有的。我们尽可以遵照世上的原理创造“慢度”。度假季节自己不去度假，却因度假的车辆使自己

乘坐的大巴塞在那里，人人都可简单地在头脑中造出“慢度”这个词。人类不仅有速度还有慢度，要是“争慢”带给人某种礼物，其中之一应该是回忆了吧。

让我们暂且对“慢度”的世界再琢磨一番。那里是乱七八糟当中乱七被掰开、八糟再次跟游离在别处的乱七相会的地方。在“慢度”的世界，大巴一颠簸，“bo”的“o”就要脱落，滚落到别的地方，再次颠簸，就会触摸到孤零零的“b”的孤独。姹紫嫣红的嫣红脱落，满世界地找另一个姹紫。凹凸不平的凹也这样，凸何尝不是这样呢。忐忑忐忑，花花绿绿，风风火火……那飘游的韵母一会儿飘到记忆的大鼎的一侧，一会儿碰撞锅沿砰啪脆响，跟像自由电子般快速运动的声母分分合合，粘粘离离。

现在，我将沿着慢度的轨迹，回忆马沙奥。实际上，也是因为呆望着见不到头的堵塞车辆的行列疲惫不堪，除此之外实在想不起别的事可做的缘故。

二

马沙奥大名朴正夫。他父亲在光复^①前几个月生下大儿子，按惯例起名叫正夫（日文读音叫马沙奥）。要知道，在日本统治时期，遵照创氏改名^②的政策，对新生儿通常要起马沙一吉（汉字‘正一’）、哈鲁高（汉字‘春子’）之类的名字，待到光复之后懒得重新起名，就照汉字读音喊作正一、春子的居多。可不知怎么搞的，“马沙奥（正夫）”却没有喊作“正夫”，还是照样喊作马沙奥了。

倒也难怪，正夫韩字音跟称谓风流男子的“情夫”同音，这么叫来叫去也难为情的吧。而且，冷丁一听还会跟光复后回来的临时政府的“政府”俩字相混。既然这样就该改掉那个汉字，可是好像马沙奥身边并没有关注这些人。因此，马沙奥照旧是马沙奥。因为他不姓马，也就没有被称作“沙奥”，也没有连名带姓被叫做朴马沙奥，当然更不是这马沙奥那马沙奥，只是马沙奥而已。当地人，不管男女老少喊得非常顺嘴的这个有些怪异的名字，倒也跟他本人非常般配。

我没有见过马沙奥的父亲。据未经核实的消息，马沙奥的父亲在日本统治时期好像当过宪兵助手或警察走狗之类。由于曾经风光过一阵，解放后曾被村上的人群毆，差点丢了小命呢。也可能是因为这样饱受打击的缘故，没有心思为几个月大的婴儿改什么名字吧。据说，马沙奥的父亲就像一条蚯蚓，在乡亲们的唾沫沾湿的地上爬来爬去来着。就这么叩头求饶，才保住了一条命。那些揍过他的人，过后并没有公开提起这件事。只是有些老糊涂的老年人，喝得微醺才会拿它说事儿。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新建立的大韩民国政府却让过去日本统治年代当过宪兵助手、警察走狗或面^③书记、军人、官吏等的人，统统官复原职。不，甚至在日本人走后空出来的位置上，提上几级起用这些人。那个留下“合则生，散则死”这句名言的，在首届政府自称国父^④的人士，自是不会知道自己送回光复前的位置的人当中有一个马沙奥的父亲吧。那位国父和马父在同为政府（正夫）之父，还有同为亡者这两点上有着共同点，不知在黄泉是否互通过姓名。

可惜，马沙奥的父亲并没有得到比光复前更高的位置。因为，那些位置早被那些比他更毒辣地折磨过同胞，并借此致富，

① 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② 朝鲜日治时期朝鲜总督府于昭和十四年（公元1939年）颁布的一项将朝鲜名字改为日本名字的法令。

③ 韩国行政单位，隶属于郡下面，由几个“里”组成，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乡。

④ 指大韩民国政府首任总统李承晚。

再用那笔钱飞快地投靠新政权的人们所占据。马沙奥的父亲只好满足于官复原职，回到威势远没有过去那么显赫的末端警官的位置上，好像他本人倒挺心安理得的。从此，他开始离家漂游在外面。

他家里的人则留守在跟村庄稍微相隔的孤房，几乎跟村上的人断了来往。村上的人也一样，没人跟他家走动。不管怎样，村上的人曾在解放前受到过马沙奥父亲的凌辱，而解放后为此复了仇，现在呢，则为害怕受到报复而担惊受怕。

六·二五战争爆发的时候，村上的人们曾经目睹过马沙奥的父亲跟随一个班的骑警，雄赳赳地开过村庄前面，此时此刻可谓是乡亲们对马沙奥父亲的恐惧达到顶峰的时候。说是吓得浑身僵住了，能够动的只有两个眼珠子。可是，马沙奥的父亲连马都没下，不过是冷冷地瞥了一眼俯伏噤声的村庄。仅此而已，并没有鸣枪警告我在这里，或朝着村庄唾唾沫、吹胡子瞪眼，哪怕威武地挥挥手，只是静静地走过。这是乡亲们见到的马沙奥父亲最后的模样。

这意味着养大马沙奥的并不是他父亲。儿时爆发的战争，将村庄和街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在那片废墟上马沙奥和马沙奥的朋友们长大成人。大街给了孩子们吃的穿的，给了他们朋友，给了他们疾病、医药和游戏。

马沙奥的母亲天生弱质，一月倒有十天躺在病床上。她是个出生在日本的朝鲜人。至于她怎么流落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嫁给

一个警察走狗，不是我可以知道的问题，可是她用鼻音嚶嚶的笨拙的韩国话，将马沙奥的姐姐光子喊做“密斯高，密斯高（光子的日文音）”的颤颤的细细的声音犹在耳畔。

养大马沙奥的是大街，但对马沙奥的人生带来决定性转机的却是将“密斯高”改为“光子”的姐姐。光子为隔三岔五回家的弟弟摆饭桌，还天天为弟弟和自己的母亲，又是世上最孱弱的女子摆饭，倒尿壶。可是，仅靠这些还不能说为马沙奥的人生提供了决定一生命运的大转机。

光子这个人，还是曾让地区纷纭一时的大案的正主儿呢。发生那起案件的时候，我还在母亲腹中，没能亲眼见到，但来龙去脉还是清楚的。

光子在十七岁那年怀了身孕。据说，让光子怀上的是邻居三十岁的光棍。那个光棍被得知姐姐怀孕的少年马沙奥挥舞的镰刀刺中了左眼，成了独眼龙。为了这事，全村闹得沸沸扬扬。从村庄的历史看，这堪称是六二五战乱之后首次发生的同族相残。一时村里众说纷纭，赞赏少年勇气者有之，非难其残忍者亦有之。

毋庸置疑的结果是，在全村一百多居民二百多只眼睛当中一下子少了四只。马沙奥瞪着两眼，进了收容少年的矫导所^①。那个光棍汉，则在这个村子丢失了一只眼，只带着独眼搬到了外地。

^① 韩国对监狱的称谓。

这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少年犯进监狱的首例。可是，对于那个少年到底进了什么地方什么名称的矫导所，在那缺吃少穿的岁月里到底有没有专门针对少年犯的监狱，要是有的话马沙奥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为止在那里服刑的，是不是半夜逃走的，要是半夜逃走的话又逃到了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又干了点什么等等，却没有人说得清。要是说，将这些理顺得清清楚楚叫做历史的话，马沙奥去矫导所的时候可说是史前的神话时代了吧。重要的是马沙奥为姐姐挥舞了镰刀，在地区里第一个进了少年监狱，这是定论。仅此足矣，更复何求？对神话时代的人们来说，历史是并不重要的。

光子没有跟那个光棍走。马沙奥服刑期间光棍回来过一趟，带走了小婴儿。这时，光子也没有跟他走。她等待着弟弟从监狱回来，一如既往地养活着病弱的妈妈。就当时的惯习来说，这些都是令人费解的事情。

光子长得奇丑，十七也好四十七也罢，别说是邻居的男人覬觐，就是站到眼皮底下也会绕着走。既然怀上了孩子，她原本可以半推半就地嫁给邻居那个男人的。可是，当那个跟唯一一个弟弟做了仇家的孩子他爸爸过来时，她竟然将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交给来人，眼睛都不眨一眨，转身就拎着锄头去铲辣椒地了。

既然说到这里，顺便再说一件事：当我吃着鸡屎，在院子里满地爬的时候，我们庄子里新生出一句俚语，叫做“如同光子锄地”，专门用来抨击那些懒蛋。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光子这个人干

活儿好像闹着玩似的，但实际上干得比什么人都快、都仔细。光子的手掌又厚又粗，而且力气奇大。她用那双手下地干活儿，能干别人的两倍，还会使唤黄牛，还能上山打柴，还能像别的姑娘那样挖野菜。光子又有劲又能干，无论乡亲们请她干什么事，都能干到通常的一对男女干的那么多。因为这样，光子母女俩虽然穷，还不至于饿死。

就这样，光子给马沙奥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使他得以左右自己往后的一生。因此，马沙奥才能挥舞镰刀抠下别人一只眼球，自己则去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少年监狱，也许当了监狱少年，也许就那么离家出走，反正他离开了村庄。咳，少年矫导所就矫导所呗，怎么尽扯别的什么地方？你管不着，我愿意，这就是诞生在神话时代的我的兴趣嘛。

我有时候甚至想象，马沙奥不是去了少年矫导所，而是去了有着长须飘飘的道士的某座深山老林里……那山上长满奇花异草，高高的砬子下藏着蕴含着神秘武功的秘籍，峭壁上缀着长了十万年的山参，等着人开采……马沙奥替姐姐报仇，逃命的当儿，饿昏在路上，被过路的道士发现，带到白云缭绕的山上……那道士原本没有名字，因为人称道士，名字也算是道士吧……因此，要是包括职务的话，名字就该叫做道士道士……道士道士命马沙奥种下一棵白杨……然后让他每天早晚跳过这棵树……小白杨天天蹿高，就像一棵豆芽……小树很快长得高过马沙奥的个头，长成两丈高、三丈高、五丈、十丈，可我们的马沙奥总能轻

轻松松越过去……因为他日复一日跳过它，一点点适应的缘故……就这样马沙奥成了世界上最好的跳高运动员……全球著名的跳高明星就是这么诞生的……哦，真的，马沙奥不是跳高明星，而是打架明星来着……不管怎样，经过这样的途径伟大的明星诞生了，伟大的道士的弟子也会打造出来……

离家五六年之后，深造一番的马沙奥回来了。在离家深造的几年间马沙奥出落成有着白杨树干那样硬实的肌肉和树叶般苍翠的意志的年轻人。在少年矫导所（要是按我的想象，在白云缭绕的高山上），他肯定遇见过好几个师傅的吧。就算是师傅，倘若是一起在矫导所的话肯定也是少年，连二十岁都不到，可是对马沙奥来说应是世上难寻的好老师吧。他们分科传授，培养出世上最出色的打架好手。

有的师傅教用身子打打砸砸的技术。而有的师傅则为他注入了在险恶的江湖不可或缺的品德——狠毒。一个师傅教他盗窃、抢劫的伎俩，另一个师傅教他软硬兼施、坑蒙拐骗的本领，有些师傅则教他扒窃、绺窃、诈骗、赌博等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能无法无天地生活下去的手法。另有一个师傅教他武术基础。马沙奥以天赋的体格、素质以及热情，算是在最佳环境中吸收和磨练了那种情况下所能学到的最高的技术，雄赳赳回到了老家，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街上的王子。马沙奥是光复以来当地大街培育出的最初的混混、拳头、地痞和最大的神话。

马沙奥学成归来的时候正值当地从神话时代进入历史时代的

转折点。同时，又是我开始认字的时候。历史跟神话一样，同样需要主人公。不过神话的主人公是神，历史的主人公是人类英雄而已。而在巨变的时代转变期，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英雄就是马沙奥。

由于风雨无阻、一天不落地坚持锻炼和实战，马沙奥的身子锻造得如铁锤一般，指尖磨得像旧勺一般平秃，鼻梁上的疤痕没有愈合的时候。但凡打架，总会有胜败，总会有流血。如今就不用说了，即便是马沙奥横行大街的时候，也没有“只要有劲拳头硬，随便打人也不要紧”的法度。当时，也存在警察这个职业。可是，马沙奥怎么打架也没有被抓进去一次。

马沙奥从来没有输过。对孩子们而言，马沙奥就是活着的不败传说。马沙奥可挣脱卢·戴茨^①的腋下紧挟，拥有比力道山的唐手拳更厉害的铁拳头。他能打败平局的天才安东尼奥·猪木，在国内则能打赢永不言败的金一。马沙奥是有着拳王阿里的轻灵和乔·弗雷泽的蛮勇、索尼·里斯顿的重拳以及洛奇·马西阿诺的多彩经历的打架王。试问，谁敢与之争锋啊。

说是这么说，据我所知，马沙奥对外国的打架大王、拳击手或摔跤手之类，一概不感兴趣。因此，他决计不会想到自己在做可在拳击史、摔跤史和打架史上留下足迹的事情。这样一个并不是书本上看到的，因此用不着背诵的，可是能领略到其力量，而

^① 卢·戴茨和下面的力道山等几个人都是风靡当年的各国摔跤运动员或拳击手。